

生。他們長期地忍受異族的欺凌、精神上的痛苦，生活上的艱難，可想而知。發為吟詠，自然每多佳作。在日本統治期間章太炎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江庸……等，都曾遊臺，與臺灣詩人詩酒留連，題贈頗多我於林獻堂、謝汝銓、魏清德、楊仲佐諸先生家中見之。

林朝松，字痴仙，有「無悶草堂詩存」五卷，及「詩餘」一卷，日昭和三年（西紀一九二八年民十七年）刊行。承其哲嗣林陳琅君贈我全部，彌覺珍貴。其贈梁啟超句云：

「天地無情飄斷梗，江山有恨缺金甌！」

「盆梅」句云：

「不辭風雪老天涯，傲骨偏遭束縛加；打破金盆歸庾嶺，人間纔有自由花。」

「瀛社諸友招宴即席賦謝」句云：

「俱是新亭南渡客，可憐無淚哭神州！」

「出門即事」云：

「出門多岐路，天荆連地棘。群山當眼前，俱含憔悴色。萬樹無鳥飛，深藏避彈弋。獸蹄交康衢，前去恐不測！」

「寄三兄」句云：

「虎口逃非易，鴻毛擲太輕。」

「重過彰化」句云：

「漢家廢壘生春草，落日牛羊八卦山。」

「蝶戀花春感次任公韻」句云：

「吟到白頭情最苦，肯抱琵琶，再嫁潯陽賈？」

以上所引的詩詞，當然，都是血淚寫成的。

其熱愛祖國，渴望光復，厭惡並怨恨日本統治的，情緒是顯而易見的。

在臺灣被日人統治的五十年中，可能保留在臺灣的中國文化，除了人民的生活習慣及建築物外，就只有詩，所以臺灣的詩人比任何一省為多。在全中國，除「士大夫」之外，能詩者極少。臺灣則不然，工商界能詩的甚多，甚至農民亦有能詩的。當然，臺灣的詩人的年齡也和全中國可稱傑作。

鄭克塽之冤死

錄臺灣外紀

鄭經妻唐氏無出，妾昭娘生子克塽，或言昭娘偽娠，乞養屠者子，經不之信也。及長，娶陳永華女，於是命永華輔克塽監國。克塽裁決國事，雖諸父昆弟不少假，而群小多憚其嚴，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。馮錫範，克塽妻父也，構於其間，罷永華兵柄。永華死，克塽失助，經諸弟揚言曰：「克塽非吾骨肉，一旦得志，吾屬無遺類矣。」白經母董氏收監國印，監國至喪次，經弟羣起撻之，克塽曰：「我平日不避嫌怨，為鄭氏疆土耳，今日生死惟命，何撻為？」董氏命幽諸別室，經諸弟竟殺之。克塽妻方娠，其兄慰之曰：「盍存孤以延夫後！」。答曰：「吾所處者變也，縱生男孰能容之，有死而已。」。絕粒七日不死，乃自經。

克塽，妾和娘所生，立年十有二矣，諸務決於錫範，劉國軒等皆為所制。方經在廈門，姚啓聖賂其嬖人施亥，令擒經以自効。及克塽立，行人傳為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，事泄，並及沈瑞，屠其家。瑞妻鄭斌女，克塽釋之，鄭氏守義縊死，國人悲之。

康熙二十二年六月，施琅乘南風至澎湖，劉國軒方調遣拒敵，見東南角微雲起，喜甚，須臾聞雷聲殷殷動，推案嘆曰：「天命也，海行以雲起為風兆，聞雷聲則散云。」。戰敗，由吼門竄入臺灣，大師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，泊海中十有二日，忽大霧，潮漲高丈餘。臺人駭曰：「先王得臺灣，鹿耳門漲，今復然也。」錫範倡議投誠，克塽然之，遣使齎延平郡王金印一，招討大將軍金印一，籍土地，戶口，府庫，軍實，詣軍門降。自成功初起迄克塽，奉永曆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。琅疏請經略臺灣，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，詔授克塽漢軍公，克塽死除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，詔曰：「鄭成功係明室遺臣，非朕之亂臣賊子，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，歸葬南安，如田橫故事，置守塚，建祠祀之。」。同治十三年，南洋大臣沈葆楨巡臺灣，奏請追諡鄭成功，並在臺郡勅建專祠。報可，予諡忠節。